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八十五回 負奇冤烈女罵奸雄 濺熱血公堂飛白刃

且說錢小姐在祁侍郎家廳上，把祁觀察著實搶白了一番，祁觀察只氣得白瞪著兩隻眼睛，一句話都講不出來，只一疊連聲的叫道：「來，來，來，來，來！」就這幾聲裡頭，早有五六個家人在外面走進來，垂著手站在一旁。祁觀察把手指著錢小姐道：「快給我這個潑婦攆出去！」眾家人聽了，面面相看，不敢動手。錢小姐聽了直氣得渾身發抖，心肺俱傷，對著那班家人道：「你們既然住了我的房子，我就是你們的房東，你們那一個敢動手？」說著順手取過一個茶碗來，咬牙切齒的，對著祁觀察劈頭就擲過去。祁觀察不及防備，吃了一驚，疾忙把頭一側，只聽得「颯」的一聲，一個茶碗從耳朵旁邊飛了過去；又是「豁啞啞」的一聲，茶碗落在地上打得粉碎。祁觀察頭上身上，卻淋漓漓漓的潑得一身的茶。錢小姐不等他開口，趕過去把天然幾上的一個大磁瓶用力一推，推在地下，也打得粉碎。祁觀察急得雙腳亂跳，對著那班家人大罵道：「你們這班沒用的奴才，叫你們攆一個人都攆不掉，倒反容他這般放肆起來，你們到底當的什麼差使？」說著，便自己搶步上去，揎拳擲袖的想要動手。那位祁侍郎本來是躲在裡面聽他們講話的，如今見鬧得不成體統，連連頓足道：「糟了，糟了！」急急的走出來對著祁觀察把手亂搖道：「不要動手，有話好好的講。」這個時候，錢小姐氣到無可如何，已經把天然幾上的東西，一古腦兒推在地下。見了祁侍郎出來和他講話，便道：「前天我們當面講得好好的，為什麼今天又要變起卦來？」祁侍郎道：「如今事已如此，不必說他。你只顧先請回去，我自然有個安頓的法兒。」錢小姐聽了，頭也不回一直走了。這裡祁觀察見他走了，也氣得目瞪口呆，拍著胸脯道：「好一個利害的潑婦，我有生以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人。」

祁侍郎見一個花瓶和兩個帽架都跌在地下跌得粉碎，覺得口分心痛，口中卻說不出來。大家呆了一回，方才商議這件事兒，依著祁侍郎的意思，就依著他借給五百銀子，並在房價上頭核算。祁觀察那裡肯依，道：「我們平空的被他這般糟塌，把廳上陳設的東西都打一個稀爛，難道罷了不成？若不好好的給他一個利害，我這個『祁』字也不姓了。」祁侍郎起先還勸他不要多事，祁觀察不肯，只說：「鬧了什麼事情出來，有我一個人承當，決不牽到二叔身上。二叔只顧放心就是了。」祁侍郎聽了也只得由他，暗想：「憑著他去胡鬧，我樂得省下五百銀子。」想著便不去管他。

祁觀察立刻坐了轎子去拜常熟縣劉大老爺，只說這個王錢氏是個女光棍，要想平空訛詐銀錢，要他出簽提人，提到了也不要坐堂審問，只把他押在官媒那裡嚇唬他一下子，叫他以後不敢再來訛詐。這位劉大老爺聽了祁觀察的話兒，糊裡糊塗的不問情由，便派了兩名差役去立提王錢氏到案審問。那兩名差役便跑到錢小姐那裡去，大呼小叫的逼著錢小姐要走。錢小姐不慌不忙，問他們究竟為的什麼事情。兩個差役又不肯和他說，只逼著錢小姐立刻就走。錢小姐雖然心上不怕什麼，卻明曉得祁觀察不是個好惹的人，如今自己得罪了他，恐怕他串通了常熟縣，有心和自己為難。便暗暗的取了一把小刀放在袖子裡頭，預備見了劉大老爺，把自己的苦衷對他哭訴一番。那裡曉得到了常熟縣堂上，既見不著劉大老爺，又要把他押到官媒那裡去，一時急氣攻心，便拔出小刀想要尋個自盡。幸而遇著章秋谷，把他手中的刀奪了下來。

當下章秋谷見錢小姐暈了過去，連忙指揮眾人取過一方白布，先紮了他頸上的刀傷，又叫取過熱水來灌了一回，漸漸的醒轉來。一面又叫自己的家人趕回去取了刀傷藥來，替他敷治；一面指著那兩個差役冷笑道：「你們這兩個奴才，幾乎鬧出人命交關的事來，好得狠，這才算會當差使呢！」那兩個差役本來已經嚇得昏了，如今被章秋谷罵了幾句，看看章秋谷這般氣派，料想是有些來歷的，不敢開口。章秋谷回過頭來，問著那大堂上的一班人役道：「這個人姓什麼，為的什麼事情，怎麼無緣無故的要尋起自盡來？」那些人役還沒有開口，早有秋谷自己的轎夫搶步過來，指手畫腳的說道：「這件事兒，我都知道得明明白白，待我細細的講給老爺聽就是了。」說著，便把這件事兒的始末根由，一一的說了一遍。秋谷聽了不覺大怒，一言不發，回過身來叫過號房，叫快去請劉大老爺出來，我有話說。號房答應一聲，轉身進去。不多時便走出來，把秋谷請到花廳。

只見那位劉大老爺慌慌張張的問道：「那王錢氏的刀傷怎麼樣，可要緊不要緊？」

秋谷微笑道：「方才要不是治弟手快，趕緊把刀奪了過來，等到這個時候，再有一百個也死了。」劉大老爺連連向著秋谷打拱道：「有勞得狠，有勞得狠。」秋谷又微笑一笑，連忙回禮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。但是這件事兒，老公祖打算怎樣的一個辦法呢？」劉大老爺呆了一呆道：「只有且先把他送回家去，隨後再講別的事兒。」

秋谷冷笑道：「這件事兒，本來是祁紳不是，倚著鄉紳的勢力，在外面魚肉鄉裡，欺負平民。老公祖不該聽了祁紳的一面之詞，冒冒失失的出差提人，幾乎鬧了個大大的亂子，老公祖以後還要小心些兒才是。」幾句話把一個常熟縣劉大老爺說得面紅過耳，只得答應一聲：「老哥的高論不差。」秋谷又說：「那兩個差役，作威作福的□分可惡，方才這件事情，就是他們兩個威逼出來的，要請劉大老爺懲辦他們一下子，也好叫後來的人不敢效尤。」劉大老爺聽了一口應允，立刻坐出堂去，傳了那兩名差役上來，不問情由，每人打了一千板子。秋谷眼見這兩個差役打得皮開肉綻，鮮血迸流，心上□分痛快，便也辭了出來。

這個時候錢小姐雖然已經醒轉，還有些昏昏沉沉的講不出話來，劉大老爺已經叫人把他送回家去。章秋谷一路回來，心上甚是不忿，想著要和錢小姐幫個忙兒。

過了幾天，秋谷派了一個家人出去打聽錢小姐的事情，這個家人出去打聽了一回，走回來便一一告訴了秋谷。

原來祁侍郎聽得這個消息心上也慌了，便托了人出來和解。錢小姐的刀傷本來不重，這幾天的工夫已經平復了五六分，便對著祁侍郎的來人說道：「我知道這件事兒不是他的主意，統通是祁八這個畜生一個人鬧出來的事情，將來冤各有頭，債各有主，叫他只管放心。但是我的事情，是我的事情；我兄弟的事情，是我兄弟的事情。如今他死在他鄉，沒有搬柩回籍的盤費，我不給他料理，還有那一個給他料理呢？我以前開口就說要借五百銀子，如今仍舊還止要五百銀子，把我兄弟的喪葬事情辦妥，就算我身上的責成完了，別的事情一概不必說起。」那來人聽了，便一如二把這一番說話告訴了祁侍郎。祁侍郎倒有心要照數給他，無奈那祁觀察手下的一班走狗要討祁侍郎的好，便七張八嘴的紛紛議論。這個說五百銀子是白花掉的，那個又說這房子是錢家的產業，錢小姐雖然是錢家的女兒，卻算不得錢家的人，不能聽他的說話。祁侍郎本來有些色抖抖的心痛這五百銀子，聽了眾人的說話心上也作不定主意起來。一連講了幾天，還沒有議決。

章秋谷聽了這個信息，心中大怒，便親自趕到祁侍郎那裡打聽情形。祁侍郎本來原是認得章秋谷的，如今見了章秋谷的面，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，口中支支吾吾的說不出一句話兒。秋谷開口便問錢小姐的事情，祁侍郎還沒有開口，早有個走狗叫做康長齡的搶著說道：「據晚生看來，這一筆錢老先生可以不必拿出來。就是老先生格外體恤他們，給些喪葬銀兩，也用不著許多，至多給他一百兩銀子罷了。」

說著，又有一個走狗叫做經伯成的也插口說道：「清平世界，朗朗乾坤，要都像他們家裡死了人就來訛詐起來，那還了得！」一句話還沒有說完，早見章秋谷霍地立起身來，剔起雙眉，睜開兩眼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兩位這般巴結，替祁府上省了銀子，這銀子可送給你們兩位麼？人家家裡死了人，沒奈何，靠屋借些銀子，原是不得已的事情，又不是無故借貸。你們不知道幫襯些兒也還罷了，為什麼還要這個一句，那個一句，打他們的破壞？你們的良心何在，天理何在？」幾句話說得這兩個走狗滿面通紅，一言不發。

章秋谷又接著說道：「你們可知道祁府上多出幾百銀子不算什麼事情，姓錢的得了這幾百銀子，卻可以大大的辦些事情，你們何苦一定要這般的無端攔阻，這是個什麼緣故？」說罷，越發把這兩個走狗說得無縫可鑽，□分難過。祁侍郎見了他們兩個這般模樣，便插口說道：「他們兩位也不過這般講講罷了，兄弟今天已經打好了五百銀子的銀票，正要叫人送過去，老哥請不必生氣。」

章秋谷道：「並不是晚生善於生氣，這件事兒地方上的公論狠有些兒不平，想來老先生也該知道。」說著便起身告辭。祁侍郎送出大門，便拱一拱手，自家進去。

章秋谷走出大門，正要舉步，忽見祁觀察遠遠的大踏步從對面走來，章秋谷一見了祁觀察的面，就覺得怒從心起，惡向膽生，心上想要過去罵他幾句。忽然轉了一個念頭，暗想不如如此如此，叫他小小的吃些苦頭。想著便低著個頭，一直走將過去，看看至近，故意把身子一橫，一個箭步搶過去，正和祁觀察撲個滿懷。章秋谷用力一撞，祁觀察不曾防備，那裡當得住？只聽得祁觀察口中「阿啣」一聲，一個身體就如個皮球一般，直跌出去有七八步遠近，仰面一交躺在地下，只把個祁觀察跌得渾身酸痛，骨節酥麻，口中哼哼的哼一個不住。章秋谷見了，心上暗暗的好笑，急忙搶步過去，把祁觀察在地上扶將起來，口中連連的說道：「得罪，得罪！」

對不起得很。」祁觀察被這一跌，只跌得頭暈眼花，也看不清楚扶他的是什麼人，直至定一定神，回過一口氣來，睜開兩眼，把章秋谷看了一看。正是：

瑤琴照夜，何來變徵之聲；劍氣凌雲，誰是黃衫之客？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